



册府元龜

卷之六十二
至四



13
849
23



冊 849
卷 23

冊府元龜

淮南 荆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六十一

發號令第一

易姤之象曰后以施命告四方書曰令出惟行蓋夫
誥誓之文自三王而始作者矣若夫履至尊之重司
生人之命固必講求治道疇咨政典稽合謨訓懋建
皇極使命令之出若流水之順化導所及類隨風之

偃其或因事立制乘時創法防禁之設以謹乎踰矩
約束之行以昭乎垂範明懸賞格以速於夷兇申嚴
憲度以臻於敦俗自非較若畫一簡而易從理契於
物宜事式於古訓垂可久而靡忒示必信而不愆亦
何以厭伏乎羣心渙汗乎大號者也

商成湯既黜夏命出其王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至自

東郊告諸侯羣后無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予廼大
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於民
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脩
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

故後有立一作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力弗

予與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一作在國

女母我怨以令諸侯

周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方衆

天下諸侯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

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

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惟爾殷侯尹民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天下

不知紂暴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於祀惟帝降格

虐以取於夏大惟為王謀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有夏

誕厥逸不肯感言於民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於帝之建言桀乃大為過

日勸於天之道乃爾攸聞言桀之惡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於

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于民 乃大降罰崇亂

有夏因甲於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

亂內之言昏甚不克靈承於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於氏言

不能善奉於人眾無大惟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

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政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憤

謂殘賊臣天惟時求民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時

更求民主以代之正大明刑殄有夏惟天不昇純湯

刑絕有夏惟天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承於多

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 惟夏之恭多

士大不克明保享於民惟桀之所謂恭人眾士大不

任同已者乃胥惟虐於民至於百為大不克開桀之眾士

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為言虐非乃惟成湯克以爾

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汝眾方之 慎厥

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

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于

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有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

德慎去刑罰亦能勸善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眾罪

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亦能勸善開于無罪之人必無

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於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至今

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

非天庸釋有夏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

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

辭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

滅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於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夏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

德有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紂逸豫其過圖厥政

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潔進於善故惟聖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善人無念于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于善則為

聖人言桀紂非實狂天惟五年湏暇之子孫誕作民

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湏暇湯之子孫與其改

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五年湏暇湯之子孫與其改

言無可聽武王服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

喪三年還師二年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

天天惟求汝衆方之賢大動紂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惟我周王靈承於旅惟汝衆方之中無堪傾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言以仁

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异殷命尹爾多方天以我周德

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

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

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天下爾曷

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曷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

爾曷不夾介父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近也汝何不近

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

天之命今汝段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嘗宅君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

而自懷疑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

大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於正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嘗謀信

干正我惟時其告教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如是不

謀信于正道故其告教之謂許以文誥至於再至於

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乃有不用我降爾

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

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誥教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

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我非

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

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今爾奔走臣我監五

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從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

無不能用法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

欲其皆用法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

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

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爾尚不忌於鹵德

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汝庶幾不自忌入于鹵德克閱

於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承力畋爾田汝能使

我閱其

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
長力畋女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矣天
惟昇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汝能修善天惟與汝
憐汝我有周惟其大

賜汝言受

多福之祚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非但受
憐賜又

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
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

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王歎而言
曰衆士汝

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
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于汝祚矣

爾乃惟逸惟頗

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貪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

逃爾土

若爾乃惟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
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

之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我不惟多誥汝
而已我惟敬告

汝告爾
之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

又誥
汝是

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
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康王既尸天子

尸主也王天
下之正號

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既受顧命群臣陳戒
遂報告之因是日遂

康王之誥

求諸侯之
見輔弼也

王出在應

門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
內之中庭南面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
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

北面皆布乘黃朱

諸侯皆陳四黃馬
朱驥以為庭實

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
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藩衛故

曰臣衛來朝而遇喪遂因見新
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

太保皆再拜稽首王

義嗣德答拜

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
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太

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冢宰與司徒皆共
群臣諸侯兼進陳

戒不言諸侯 以內見外 曰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天大

命謂誅紂也 王 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 言武

受道而順之能愛我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用敷遺後人休 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

子孫無窮 今王敬之哉 敬天道務崇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

祖寡命 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 王若曰庶邦侯甸

衛男 順其戒而告之不 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其 昔君

文武丕平富不務咎 言先君文武道大政 底至齊信

用昭明於天下 致行至忠信之道明顯 則亦有熊羆

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 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

二心之臣共 治王家 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君聖臣良用端直之命於上天天大 乃命建侯樹屏

在我後之人 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 今予

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 天子 稱同

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 雖

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 言雖汝身在外土為諸

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 言雖汝心常當忠篤無不

在王室熊羆之士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各當用

勵朝臣此督諸侯 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

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 趨出 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及喪服 脫去黼冕 反服喪服

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 王釋冕及喪服 脫去黼冕 反服喪服

君倚 廬

漢高祖二年使諸將畧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

六年令天下縣邑城

皇后公主所食田邑令各築其城也縣之與邑皆令築城

十一年冬以代相國陳豨反帝親征之詔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

十二年二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及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歛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

第室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帝七年十月令列侯太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

石無得擅徵捕

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後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

稱也

景帝後二年十月省徹侯之國

文帝遣列侯之國今省之省音所領反

武帝天漢二年十一月詔關內都尉曰今豪傑雖遠交依東方群盜其謹察出入者

征和二年戾太子反帝在甘泉賜丞相璽書曰捕斬

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馬櫓用自蔽也一說母接短兵多殺傷士衆用短兵則士衆多死傷堅閉城

門母令反者得出

宣帝本始四年四月郡國地震或山摧詔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

五鳳二年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愆過也言人無恩德不相飲食則闕乾餱之事為過惡也乾音干餱音候勿行

苛政

成帝陽朔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義氏

和氏世掌天地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

於蕃時雍黎衆也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蕃多也尚書作變而此紀作蕃

兩說並通蕃音扶元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

陰陽薄而小之謂為輕小所奏請多違時政時政川

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言迥相因循以所不知之事施設教令周偏天下而欲

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永始四年六月詔曰聖王明禮制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

義而下利

以義為上以利為下

方今世俗奢僭罔極

罔無也靡極中也

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

則法也

未聞脩

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興

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

被皮義切

設鐘鼓備女樂車

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

寢漸也

而欲望

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

小雅節南山之詩也赫赫盛貌也師尹尹氏為大帥之官也言居位盛高備為衆庶

所瞻仰

其中勅有司以漸禁之

謂約束也

青綠民所常服且

勿止

然則禁紅紫之屬

列位近臣各自省改

省視也視而改之論語稱曾子

日吾日三省其身

司隸較尉察不變者

哀帝綏和二年四月卽位六月詔郡國察吏殘賊酷

虐者以時退有司無得舉赦前住事博士弟子父母

死與寧三年

寧與處家喪

後漢光武建成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

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

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

吏可并合者

并必政切

上大司徒大司馬二府於是條奏

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七年正月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

奢僭貧者單財

單盡也

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

乃知其咎 倉卒謂喪亂也謂厚葬者皆被發掘故乃知其咎咎惡也 其布告天下 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明帝永平十二年五月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 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 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 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 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 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遊食者眾 游食謂浮食者 有 司具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之郡國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幸偃師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

秋稼觀收穫因陟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

輒脩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 刺探謂候伺探音湯

檻切 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

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葶甲宜助 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 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輿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 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 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 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萬吏人同

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順帝永建二年二月詔以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勅有司簡察所當禁絕

魏太祖為漢丞相建安八年五月令曰司馬法將軍

死綏

魏書云綏邾也有前一尺無却一

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

之將軍者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

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

罪失利者免官爵

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

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于能則上闕士食於功則率輕於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闕之士并受祿賞而可立功與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昔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文帝黃初五年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吾被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

冊廟元龜
卷之六十一
以惠百姓

明帝太和三年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佑而非罪師丹中正之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繇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繇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

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統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鄧艾雖矜功失節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還使立後興滅繼絕約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錮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路置諫官以掌之

五年正月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

咸寧四年詔曰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誕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

惠帝永平元年正月詔子弟及羣官並不得謁陵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初禁招僇葬

成帝咸和八年正月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

安帝義熙元年五月禁絹扇及樗蒲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十二月詔曰世俗謂漢高起於布衣而有天下此未達其故也夫劉承堯統曠世繼德有蛇龍之徵致雲彩之應五緯上聚天人俱協明革命之主大運所鍾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顛蹶而不已者誠惑於逐鹿之說而迷於天命也故有踵覆車之軌蹈覆轍之蹤毒甚者傾州郡害微者敗邑里至乃身死名頹殃及九族縱亂隨滅死而不悔豈不痛哉故春秋之義大一統吳楚僭號父加誅絕君子賤其偽名比之塵垢自非繼聖載德天

人合會帝王之業夫豈虛應歷觀古今不義而求非
望者徒喪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鋸之誅有國有家者
誠能推興廢之有期保天命之不易察徵應之潛授
杜競逐之邪言絕奸雄之僭肆思多福於止足則幾
於神智矣如此則可以保榮祿於天年流餘慶於後
世夫然故禍悖無緣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來世
勗哉戒之可不慎歟時太史屬奏天文錯亂帝親筮
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數革官號一欲防塞凶狡二欲
消災應變已而慮羣下疑惑心誇腹非丙申復詔曰
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無爵易治而事序故邪

謀閉而不起奸慝絕而不作周姬之末下凌上替以
號自定以位制祿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陽德不暢義
發家倍故發繇此起兵繇此作秦漢之弊捨德崇侈
能否混雜賢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其人於是忠義
之道寢廉耻之節廢退讓之風絕毀譽之議興莫不
繇乎貴尚名位而禍敗及之矣古置三公職大憂重
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非虛寵祿也而今世俗
僉以台輔爲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主之
所任耳用之所重舍之所輕所貴者至矣何取於鼎
司之虛稱也夫桀紂之南面雖高而不可薄姬之爲

下雖卑而不可尊一官可以効智華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爲實賢於覆餗蒞家矣故量已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利之與名毀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寶是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爲宜爵無補於門不可以爲用用而不禁爲病深矣能通其變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繇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則幾於治矣

大武大延三年五月詔曰方今寇逆消殄天下漸晏比年以來屢詔有司班宣惠政與民寧息而內外羣官及牧守令長不能憂勤所司紀察非法廢公帶私更相隱置濁貨爲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

太平真君五年正月詔曰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私養沙門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

九月十月以婚姻奢靡喪葬過度詔有司更爲料限文成興光元年九月閉都城門大索三日獲姦人亡命數百人

大安五年詔曰夫褒賞必於有功刑罰審於有罪此古今之所同繇來之嘗式牧守蒞民侵食百姓以營家業王賦不克雖歲滿去職應計前逋正其刑罪而王者失於督察不加彈坐使有罪者優游獲免無罪者妄受其辜是啟姦邪之路長貪暴之心豈所謂原情處罪以正天下自今諸遷代者仰別在職殿最案制治罪克舉者加以爵寵有愆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異刑賞不差王者明爲條制以爲嘗楷

和平四年十二月辛丑詔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殊等級示軌儀今喪葬嫁娶大禮未備貴勢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謂式昭典憲者有司爲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於令壬寅詔夫婚姻者人之始是以夫婦之義三綱之首禮之重者莫過於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世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擇選今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謀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技巧卑姓爲婚犯者加罪

獻文天安元年七月辛亥詔諸有詐取爵位罪特原之削其爵職其有祖父假爵號貨求正名者不聽繼

襲諸非勞進超遷者亦各還初不以實聞者以大不敬論

皇興五年三月乙亥詔曰天安以來軍國多務南定徐方北掃遺虜征戍之人亡竄非一雖罪合刑書每加哀宥然寬政猶水逋逃遂多宜申明典刑以肅奸偽自今諸有逃亡之兵及下代守宰浮游不赴者限六月三十日悉聽歸首不首者論如律

孝文延興二年詔沙門不得去寺浮游民間行者仰去聲以公文

四年二月辛未禁斷寒食

五年四月詔禁畜鷹鷄開相告之制

六年禁殺牛馬

太和二年五月詔婚媾過禮則嫁娶有失時之弊厚葬送終則生者有糜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禮數約之以法禁廼者民漸奢尚婚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與非類婚耦先帝親發明詔為之科禁而百姓習嘗仍不肅改朕今憲章舊典祇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為定准犯者以違制論

三年詔曰治因教寬弊由網密今侯職千數姦巧弄

威重罪受財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切罰之於是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以防諠鬪自是街術吏民安其職業

七年正月詔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脩寬政而明不燭遠寔有缺焉故見問守宰苛虐之狀於州郡使者令秀孝計椽而對多不實甚乖朕虛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後犯無恕

十九年正月帝伐齊至懸瓠詔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

六年乙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是年廣川王諧薨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復以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雉之人自茲厥後恐可歸骸卹嶺皆不得就塋嘗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婦今葬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妻墳在嘗代夫死於雉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燕趙身官京雉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

二十五年三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為寒食自餘禁斷

七月丁亥詔邪佞毀朝固惟治蠹貪夫竊位大政以虧主者彈劾不肖明黜資祿又曰輕徭薄賦君人常理歲中嘗役具以狀聞

宣武景明四年十二月詔曰先朝制立軌式庶事唯允但歲積人移物情乖惰比或擅有增損廢墜不行或守舊違宜時有妨舛或職分錯亂互相推委其下有司列其疑闕速以奏聞

正始元年十月詔斷羣官白衣募吏

永平二年四月詔曰聖人濟世隨物汪隆或正戎權理無常在先朝以雲駕甫遷嵩基始構河雒民庶徙舊未安代來新宅尚不能就伊闕西南郡蠻填聚沔陽賦城連邑作戍蠡爾愚巴心未純欵故暫抑造育之仁權受肅姦之法今京師天固與昔不同楊郢荆益皆為我有保嶮諸蠻罔不歸附商洛民情誠倍往日唯樊襄已南仁乖道政被拘隔化非民之咎而無賴之徒輕相劫掠屠害良善離人父兄蕭衍為酷實亦深矣便可放彼掠民示其大惠捨此殘賊未令之愆并勅緣邊州鎮自今以後不聽境外寇盜犯者罪

同境內若州鎮主將知容不糾坐之如律

六月詔曰江海方同車書宜一諸州軌轍南北不等今可申勅四方使遠近無二

四年五月詔禁天文之學

延昌二年二月詔定奴良之制以景明爲斷

九月詔以貴族豪門崇習奢侈詔尚書嚴立限級節其流宕

孝明熙平元年七月重申殺牛之禁

二年十月詔曰北京根舊帝業所基南遷二紀猶有留任懷本樂故未能自遣若未遷者悉可聽之仍停

安堵永業門才術藝應於時求者自別徵引不在斯例周之子孫漢之劉族遍於海內咸致蕃衍豈拘南北千里而已哉

神龜元年十二月詔曰民生有終下歸兆域京邑隱賑口盈億萬貴賤攸憑未有定所爲民父母尤宜存恤今制乾甫山以西擬爲九原也

正光五年八月詔曰賞貴宿勞明主嘗德恩沾舊績哲后藝範太祖道武皇帝應期撥亂大造區夏世祖太武皇帝纘戎丕緒光闡王業躬率六師掃清通穢諸州鎮城人本克牙爪服勤征旅契濶行間備嘗勞

劇逮顯宗獻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思避便差割強
族分衛方鎮高祖孝文皇帝遠遵盤庚將遷嵩維規
道北疆蕩闢南境選良家會俯增戍朔垂戎捍所寄
寔惟斯等先帝以其誠效既亮方加酬賜會宛郢馳
烽胸泗告警軍旗頻動兵連積歲茲恩仍寢用迄于
今怨叛之興頗繇於此朕叨承乾曆撫馭宇宙調風
布政思慮惠液宜追述前恩敷茲後施諸州鎮軍貫
元非犯配者悉免爲民鎮改爲州依舊立稱此等世
習干戈率多勁勇今旣甄拔應思報効可三五簡發
討彼沙隴當使人齊其力奮擊先驅妖黨犯醜必可

蕩蕪衝鐸斬級自依嘗賞

孝昌元年八月癸酉詔斷遠近貢獻珍麗違者免官
十二月壬午詔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寧
亂聲溢朔南化清中字業盛隆周祚延七百朕幼齡
纂曆夙馭鴻基戰戰兢兢若臨深淵闡於治道政刑
未孚權臣擅命亂我朝式致使西秦跋扈朔漠構妖
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孔熾甚於涇陽出車切於細柳
師旅盤桓留滯不進北涪懸危南陽告急將虧荆沔
之地以致感國之憂今茅韞挹腕爪牙歎憤並欲摧
挫封豕勦截長蛇使人神兩秦幽明獻吉朕將躬馭

丹府元龜 卷之六十一
六師掃蕩逋穢其配依六軍分隸熊虎前驅後隊左
翼右師必令將帥雄果軍吏明齊糧仗車馬速度時
須其有失律亡軍兵卒逃叛盜賊劫掠伏竄山澤者
免其征咎錄其後効別立募格聽其自新廣下州郡
令赴軍所先討荆蠻疆理南服戈旗東指掃平淮外
然後奮七萃於西戎騰五牛於北狄躬撫亂離之苦
面恤饑寒之患爾乃還蹕蒿宇飲至廟庭沉璧河雒
告成泰岱豈不盛歟百官外內牧守軍宰宜各肅勤
用明爾職

孝莊建義元年六月己酉詔諸有私馬仗從戎者職

人侵優兩大階亦授實官若武藝超倫者雖無私馬
亦依前條雖不超倫但射槩超關一藝而膽略有施
者依第出身外者優一大階一軍級實官若無姓第
者從八品出身階依前加特授實官

七月丁巳詔從四品以上從征者不得優階正四品
者優一軍級從三品已上從征者優一大階正五品
已下還依前格若有正階十餘計入四品三品限授
五階

永安二年五月詔私馬仗從戎優階授官又詔職人
及民出馬優階各有差

八月庚戌朔詔諸有公私債負一錢以上巨萬以還悉皆禁斷不得徵責

十一月詔群官休停在外者皆令赴闕程會有差

三年十月丁未詔募攻河橋格賞帛授官各有差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詔有司不得復稱偽梁罷細作之條無禁鄰國還往

出帝大昌元年六月詔諸後建明普泰封爵况級優特之旨悉追

册府元龜

淮
關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六十三

發號令第二

後周太祖為西魏丞相以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欲革其弊帝因祭廟群臣畢至乃命度支尚書蘇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泊羣公列將罔不

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
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
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將丕命汝以厥官六月丁
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
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
祖宗之靈命稽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乎爾在位昔
我之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
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
隕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於彼東丘則
我黎民咸墜塗炭惟予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

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民
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又上帝
降鑒睿聖植元后以又之惟時元后弗克獨又博求
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
以卹民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
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彛訓曰后
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又今台一人膺天之嘏
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
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何弗敦嗚呼艱
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

造載墜一紀天未絕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元
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譬
度公惟入錄公其允文允武克軍克民迪七德敷九
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
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群
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
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
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
在人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
若曰列將汝惟膺揚作朕牙爪寇賊奸宄蠻夷猾夏

汝狙征綏之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
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
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
王重女功民之不率於慈孝則骨肉之恩薄弗悖於
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爲上
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
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師尹
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
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
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

九
發號令
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按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擬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信其一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誓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符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枉

國諱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竝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后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庸錫降丕命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始終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濟日新之明德我群臣敢不夙夜對揚哉惟茲六誼未光於四表聿以邁積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章依此體

明帝武成元年五月乙卯詔曰比屢有糾察官司赦

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繇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廩倉廩與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國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旣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知者有司宜卽推窮得實之日但免其罪徵備如法

武帝保定三年二月詔曰二儀創闢玄象著明三才已備曆數昭列故書稱欽若敬授易序治曆明時此先代一定之典百王不易之務伏惟太祖文皇帝敬順昊天憂勞庶政曆象以陰陽爲首泊于小子弗克

遵行惟斯不安夕惕若厲自頃朝廷權輿事多倉卒乖和爽序違失先志致風雨愆時疾癘屢起嘉生不遂萬物不昌朕甚傷之自今舉大事行大政非軍機急遽皆宜依月令以順天心

天和元年五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惟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菑弘表昆吾之稔杜篔有揚解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

請問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之銘矧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有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

建德三年正月詔自今已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惟從節儉勿爲財幣稽留

靜帝以大象二年五月卽位十二月詔曰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爲後蓋明別親疎皎然不雜太祖受命龍德猶潛錄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龔允上玄文武羣臣賜姓者

衆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而共蒸嘗不愛其親在行路而叙昭穆且神微革姓本爲曆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寓累世於茲不可仍遵謙挹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

隋高祖開皇三年正月禁大刀長稍
十二年八月制宿衛者不得輒離所守
十三年五月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宜禁之

煬帝大業元年三月詔曰聽採輿訟謀及庶民故能

審政之得失是知昧且思治欲使幽枉必達彞倫有章而牧宰任稱朝委苟爲徼幸以求考課虛立殿最不存治實朝綱於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關河重阻無繇自達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今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眷求讜言徒繁詞翰而鄉較之內闕爾無聞無然夕惕用忘興寢其民下有知州縣官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於民者宜聽詣朝堂封奏庶乎四聰以達天下無冤

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間鐵叉搭鈎攢刃之類皆禁絕之十一年二月庚午詔曰設險守國著自前經重門禦暴寧彰往策所以宅土寧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爭人居散逸田疇無伍郭郭不脩遂使遊惰寔繁寇攘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內晏如令人悉城居田隨近給強弱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其爲事條務令得所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詔曰前政多僻人不聊生怨讟如讎嘗無控告黎民易子而食郡縣猶有餘糧遂使聚斂無厭窮兵不已忠良屏跡邪僞當塗慶妖怪爲禎祥稱希旨爲奉法至於亡滅上莫之知靜言其事可爲太息者也朕恭膺寶曆救斯兆庶思革前弊

念茲起軍以來於今朞月軍書羽檄日有百數一言一事皆親覽焉未明求衣中夜不寐恐一物之失所慮一理之有屈但四方州鎮習俗未懲表疏因循尚多迂誕申請盜賊不肯至言論民疾苦每虧實錄妄引哲王深相佞媚假託符瑞極筆阿諛亂語細書動盈數紙非直乖於體用固亦失於事情千里停於一言萬機奏於一日表奏如是稽疑處斷不知此者謂我何哉宜頒告遠近知朕至意

二年七月討王世克詔曰世克僭逆拘逼黎元向化之徒無繇自達朕惡煩百姓不欲興戎久戢兵威未窮征討然而縱溢彌甚暴虐不悛愍彼方隅久遭塗炭賊旣糧盡計竭衆叛親離惡稔貫盈亡徵已見今則分命驍勇步騎齊趨直指雒濱衝其巢穴招納降附拯救阽危務在安人豈實求利兵馬所到有因事立功擒敵制勝者重頒爵命厚加褒賞其金玉府藏分賜將士酬賞之科仍依別格宜明申布咸使知聞十月詔曰士非素厲難以應敵設法垂憲期於不犯自今已後有背軍鎮征役者隨卽科處必無容貸宜明宣言使使聞

四年二月秦王討世克奏請進圍東都高祖謂使人

宇文士及以歸報爾王今取東都者止欲兵甲休息耳破城之日其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子女玉帛皆分賜將士

太宗貞觀二年九月詔曰自昔帝王受天明命其有二儀感德百靈效祉莫不君臣動色歌頌相趨朕恭膺大寶情深夕惕每見表奏符瑞慙慙增懷且安危在乎人事吉凶係於政術若時主肆虐嘉貺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徵不能致其惡以此而言未爲可請自今已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依舊表奏自外諸瑞應奏者唯顯瑞物色目及出現處更不得苟陳

虛飾徒事浮詞

三年四月詔曰百行之本要道唯孝一言終身恕而已矣春生夏長寬簡之令行焉齊禮道德耻格之義斯在朕躬爰自幼年夙稟庭訓豈徒學聞詩禮因令平定國家是以提三尺之劍起一旅之師戮鯨鯢于原野救黎蒸於塗炭雲雷締備嘗夷險仁發於心義形於色大敵必勇匪爲身謀大憝必誅志安天下太上皇留心姑射尚想軒轅駐蹕大安使朕正居紫極顧惟虛薄辭不獲免祇奉制誥負宸當朝乃眷宮宇載懷冰谷未明求衣乙夜忘寐靜思七政言念九

功何以答上玄之心稱嚴君之意欲勤恤典刑舉直
錯枉允釐人瘼親賢用能拯濟困窮抑損澆偽開直
言之路廣不諱之門聞所未聞日慎一日望人皆見
德變至於道若一物失所一人有怨則朕躬之責訓
道不明也朕聞書曰至誠動神况於百辟乎况於兆
庶乎比聞遠近黔黎耻為盜賊州縣囹圄多並空虛
豈繇德教至此自是人知厭亂因其遷善可以化之
朕往因征伐天下多矣每見村落丘墟未嘗不撫膺
太息自登九五不許橫役不惟異遐邇休息得相存
養長幼有序敬讓興行其孝義之家賜粟五石高年

八十以上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婦
女正月以來生男粟一石鰥寡孀獨不能自存逃戶
初還交無糧貯州縣長官量加賑恤諸州官人或正
直廉平刑清訟簡或貪婪貨賄害政損人宜令都督
刺史以名封進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材能
灼然可取或言行忠信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
遇太平而克己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泣辜慎罰前
王所重枉繫一日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
告天下知朕意焉

四年七月令諸司若詔勅頒下有未穩者必須執奏

不得順旨便卽施行務盡臣下之心也
五年十二月詔曰欽明慎徽之朝稽古爲本體國經
野之制利建爲先莫不因可大之功弘可久之德與
萬方同其樂百姓共其安饗祚遐長十年用永䟽爵
以五錫壤惟三周監二代煥乎前史魏晉迄今舊章
寢廢維城之義缺如建侯之道斯絕王綱斲弛內無
拯救之臣國步纒迤外無藩屏之衛致令大盜猖獗
動有窺覷蒸庶板蕩屢遭塗炭進乖爲民之策退失
象賢之典寧邦固本其可得乎朕祇膺大寶欽承景
命勵精治術安輯夷夏九服同軌六合一家日月所

臨無思不服豈伊人力天實賜之旣荷殊私休弘大
賚疆理都邑褒錫親賢與夫懿戚元功共享其利自
我作古不必專依前典允今約古隆基垂統世祿傳
家足以載德圖身厚已足以竭誠自然國有嘗奉民
獲其福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德行可稱忠節顯著者
宜令作鎮藩部宣條牧民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
大故無或黜免酬勤報效仍宜有差宜令所司明爲
條例等級具以奏聞

九年十一月詔曰高祖文皇帝天縱神武膺錄受圖
可久之德格乎區宇敦睦九族協和萬邦賢能必進

德化潛洽革百王之弊興三代之風天平地成邇安遠肅至德被於四海休烈光於千載巍巍蕩蕩無得而稱焉朕嗣膺寶祚夙夜兢惕思述先志被之率土其內外姻戚生平故舊太原元從官人及歷試之所文武僚佐爰洎胥吏往雖每降國恩恐未周悉或才用不申階品屈滯或家道貧匱子孫沉淪須有矜量咸使得所先朝憂勞庶政唯以恤民爲本諸州都督刺史有政績可稱者具以名聞其諸州百姓奉營山陵者亦宜量有蠲免可令所司詳爲條例聞奏並務從優厚稱朕意焉

十二年七月詔曰朕聽朝之暇頗觀前史每覽名賢佐時忠臣徇國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欽歎至於近代以來年載非遠然其胄緒或當見存縱未顯加旌擢無容棄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節子孫貞觀以來犯配流者宜令所司具錄奏聞

十六年十月詔曰盜賊之作爲害寔深州縣官人多求虛譽苟有盜發不欲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遽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披論先劾物主爰及隣伍久嬰縲綬有一於斯甚虧政化自今已後勿使更然所司明加採察隨事繩糾

十九年九月以舊制勳官十二等有戰功者隨高下以授之帝欲隆渡遼之賞因下詔曰授以勳級本據有功若不優異無繇勸獎今討高麗其從駕爰及水陸諸軍戰陣有功者並聽從高品上累加六軍大悅高宗永徽三年五月己未制禁斷五日進獻及更相贈遺

顯慶四年十一月詔曰凡百具僚群公卿尹除命甫及多存飾讓言勵已以辭榮未舉能以自代既取當年之誚還愆曩烈之風自茲厥後須革前事必欲稅駕濠濮禡袂巖廊宜各舉所知自代仍宜顯述才行

送付中書省將隨才叙用

咸亨五年五月詔曰采章服飾本明貴賤升降有殊用崇勸獎如聞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內着朱紫青綠等色短小襖子或於間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蠹彝倫自今已後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嚴加禁斷勿使更然又春秋二社本以祈農如聞除此之外別立當宗及邑義諸色等社遠集人衆別有聚歛迺相繩糾浪有徵求雖於吉凶之家小有裨助在於百姓非無勞擾自今已後宜令官司嚴加禁斷

中宗神龍三年四月制自今應是諸節日並不得輒
 有進獻其諸親百官有事須獻食者並不得用假花
 假果金薄銀薄等物又每年孟蘭盆宜用真實餅果
 裝飾不須用金寶繒綵浮假之物其少府監所供進
 器玩及雜用諸物皆准此又所在五月五日非碁功
 已上親不得輒相贈遺當時雖有其文而竟無能行其事者故賢人君子以是增
 憂歎焉

景龍四年二月癸巳申明舊勅禁寒食日以雞卵相
 餽遺

睿宗太極元年三月制曰王道至公所以承於天地

臣心一德所以固於邦家朕紹膺丕業務存簡惠異
 有耻且格無侵于刑如聞百司非嘗寬縱凡是與奪
 公然囑請及其不遂卽生謗鑠御史縱知亦不彈糾
 文昌會府衆務所歸御史憲司繩劾斯舉自今已後
 王公朝士有囑請者所繇官密奏聞若苟相容隱御
 史訪察彈糾
 玄宗開元二年二月詔曰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
 已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壞事須條理任經所繇陳
 牒簡驗然後聽許癸亥制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
 母

六月制應說災祥誑惑閭里並令州縣長官等嚴加捉搦仍令御史訪察繩糾
四年二月詔曰彰施服色分別貴賤苟容僭濫有乖儀式如聞內外官絕無着碧者皆詐着綠以爲嘗事又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缺勝之服一得以後遂別着長袍迤相倣傚又入蕃使等別勅借緋紫者使回合停或有便着曾無愧耻憲司不能舉劾遂令此弊滋甚自今已後衙內宜專定殿中侍御史糾察並限十日內容其改正如更有犯者所繇御史本司官長並量事貶降

四月制曰朕聞顏回知過不無過也蘧瑗知非不無非也孔子曰過則勿憚改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此則古之賢人知未能免朕祇膺駿命光闡鴻猷思革頽風以清貪吏作程者不要於密貴於必行行法者不要於嚴貴於適中比歲或使者察按或憲司繩糾未能發明大體頗亦委曲小瑕殊異恢恢之言遂行察察之事一從過誤永黜彘倫銓管不許棄瑕薄書寧其刷耻懷才則每歲見斥登用則終身蔑聞靜言思之誠未爲得學以從政祿以代農代農不可以易業從政不可以紊序永鑒前弊當無廢人改而更張朕

之志也官人有負犯洗滌赦宥者宜並除限選日量
資依舊選例處分又諸色勾徵延限未納已歷年序
所繇州縣無憑終不敢放或已淪已沒重被徵收或
先死先逃勒出隣保令茲貧弱何以獲安自今已後
有隱欺勾者宜勾當年事連去年亦任通勾隔年以去
不在勾限其官典隱欺贓在限內者不在此例布告
天下咸使聞知

問十一月詔曰如聞兩京間驛家緣使命極繁其中
多有妄索供給宜令御史劉昇往南北兩路簡察隨
事奏聞

五年三月詔曰僧尼道士等先有處分不許與百姓
家還往聞近日仍有犯者宜令州縣捉搦勿使更然
十月甲申詔曰王者欽若天道率繇時令考六官之
法脩五紀之化故得災害不生休徵存委朕紹膺洪
業于茲六載每惇政理思致和平而陰陽未調蝗水
仍集天之垂誠朕甚懼焉夫正月東郊祈春賞士孟
冬北陸迎寒恤孤參四序之運行稽五材之動用弗
協所尚或罹於咎且事必師古禮重執文將命有司
允迪厥訓自今已後每八月禮官條奏應所行事當
斟酌古典用孚於休宣布朝廷使知朕意

六年六月勅少府監錦袍宜令益州每年麤細各織十五領送納以供賜諸藩守領

九年正月勅自今以後幸溫湯應須置頓使及諸使等去京既近並令行從官便充不得更乘傳驛

二月乙酉詔曰四海清晏百年于茲雖戶口至多而逃亡未息良繇牧宰之任訓道無方不能綏撫令其浮惰且寰宇一統天下爲家去此就彼孰非州縣使其離鄉者則亦無改成其逋覈者何以居官遂令邦賦不入人僞斯甚政術不理豈過於茲宜令所司商量作一招攜捉搦法聞奏丁亥制曰國家祖武宗文

重熙累洽克清寰極大庇生人玄德獨化放乾元而資始至道無名合帝先而首出自削平區宇混水車書六合晏然百有餘載則我文武之業大造於上靈朕嗣守丕運纘承洪緒恐不能誕敷前烈光闡睿圖夙夜祇畏如臨泉谷曷嘗不恭默思道寤寐求政從人之欲每以萬姓爲心屈已之勞嘗矜一物之失但以法久而弊法弊則通制國以立法爲先教人以占著爲事自屬清晏人多偷怠國章或弛毗僞寔繁今正朔所及封疆無外雖戶口既增而稅賦不益莫不輕去鄉邑共爲浮惰或豪人成其泉藪或奸吏爲之

囊橐逋亡歲積流蠹日滋州縣不以爲矜鄉隣實受其咎雖朕之薄德罪則在予非官無政吏不守法耳若浸以久安而肆之則國之隄防於是踰紊今欲去其末而歸其本閉其邪而正其德使法有所立人知向方是用恤孤窮免逋貸式廣自新之路俾申莫厚之恩諸州背軍逃亡人限制到百日內各容自首准於附入令式仍與本貫計會停徵若情願歸貫及據令式不合附者首訖明立案記不須差遣先牒本貫知容至秋收後遞還情願卽還者聽待到本鄉訖免

今年賦租課役如滿百戶已上各令本貫差官就戶受領過限不首並卽括取遞邊遠附爲百姓家口隨逃者亦便同送若限外州縣公私容在界內居停及事有未盡所司明爲科禁其天下勾徵逋懸及貸糧種子地稅在百姓限內先有追收之文案未納者自開元七年十二月以前並宜放免官典隱欺不在免限將使百度伊始萬邦在宥人復其業官脩其方凡厥庶僚各虔爾職俾率典訓以康政途布告遐邇使知朕意

十月詔曰如聞諸道兵募丁防年滿應還或征役處

分及在路死者不得所繇牒報本貫無憑破除仍有
差科親鄰受弊宜令今年團日勘責同行火隊的知
實死卽與破除自今已後每有兵募丁防放歸令州
軍具存亡夾名牒本貫

十年閏五月詔曰六卿分設諸郡咸理在於下人合
免寃滯如聞越局侵務背公伺私其傷則多爲政必
紊宜令天下州縣百司察案俱守乃曹各勤所職或
有身名尚屈刑罰不平職役未均徵差無次爰及侵
奪亦兼違負凡人所訴大略如斯若縣不爲申州必
須理州不能理省必爲裁上下相持寃訟可息自今

已後訴事人等先經縣及州並尚書省披理若所繇
延滯不爲斷決委御史採訪奏聞長官已下節級量
貶

十二年二月詔曰朕君臨宇內子育黎元豈以黃屋
爲尊實以蒼生爲念何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雖
身在九重而情存六合恐至道猶鬱大化未孚昨因
展義河東祈穀臚上肆觀群后親問高年舉滯賑窮
旌善黜惡緝其墜典酌于古訓今省方告至禋祀云
畢思又庶官務崇簡易河南河北去歲水損人或竊
盜吏或侵抑不防害馬何以安人或令御史分道案

行量加賑給諸州府馬闕數稍多既合官填復須私備貧兵力致實以爲難宜令所司卽勘會闕數與閑廐使計會取監牧馬克其行過處緣頓及營募損百姓青苗並令本州勘以正倉酬直懷澤兩州已免地稅潞州太原府亦有給復其汾晉蒲絳同華京兆河南供頓戶並宜免今年地稅鄭衛雒相宜必慈隰等州佐助夫役雖日不多終是往還辛苦各免戶內今年差科緣頓所築宮牆內今並空閑任本主耕種緣路州縣有表薦官僚及上書獻頌者中書門下審覆奏聞量加進賞發都簡試及諸色召募行從人遠將巡

省須收才用並令所司卽作條例處分內外官職田恐侵百姓先令官收慮其祿薄家貧所以別給地子去歲緣有水旱遂令摠停如聞卑官頗難支濟量事優恤使得自資宜准元勅給其弟子朱紫貴品皆豫考勞人臣事君忠無二節至如泛階溥及義取平均豈獨清官偏得減考自今已後如泛階應入五品以十六考爲定其有名賢宿德及異迹殊狀雖不逢泛階或因選改之次年考與節限同者咸以名聞仍爲永例今之刺史古之諸侯會玉汾睢預陪祀禮宜令中書門下商量奏聞方今萬類發生春事方起所司

宜敬敷五教敦勸三農議緩刑獄禁傷胎卵罷妨農不急之務減額外不要之官各委長官量事處分宜示遠近副朕意焉

五月詔曰緇黃二法殊途一致道存仁濟業尚清虛邇聞道僧不守戒律或公訟私競或飲酒食肉非處行宿出入市廛罔避嫌疑莫遵本教有一塵累深壞法門宜令州縣官嚴加捉搦禁止

十二年正月詔曰近日漏刻失時或早或晚宜令太史謹脩盡職勿使更然如有愆違委御史彈奏

十三年謂宰臣曰往者史官唯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脩德故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勅天下州郡不得更奏祥瑞

十四年四月太原尹張嵩奏有客李子嶠詐稱皇子入驛居止子嶠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生一歲舅嘗奴攜至雒陽以患目疾不得入聞後數歲遇楊駙馬舅再挾出北遊靈夏因至太原今十七歲矣帝聞之以為矯妄勅嵩杖殺因下制曰如聞在外州多有矯稱勅使詐乘傳驛或托採藥物言將貢獻或妄云追人肆行威福如此等猶須禁斷若緣別使皆發中使以此參察固易區分宜令州縣嚴加捉搦勿容漏網

十六年六月詔曰凡制令宣布皆所以為人如聞州縣承勅多不告示百姓咸使聞巷間不知旨意是何道理宜令所繇提擗應有制勅處分事等令終始勾當使百姓咸知如施行有違委御史訪察奏聞十九年二月乙酉詔曰令式條流科制明且行之已久亦便於人比者天下勲官加資納課又囚犯入罪罰鎮配州言念於茲有乖寬恤宜各依令式處分其先罰鎮及配隸人未歸者並即放還

二十年四月甲午詔曰相州往緣親王出牧脩造非嘗宏壯兼之亭榭林木故非臣下所居遂使闕不安穩宜令州司即改造廳衙及刺史宅其無用樹等亦

須除伐自餘州縣有不安穩者亦任量事移改仍逐閑月漸脩不得勞擾百姓

二十五年五月乙亥詔曰近聞諸軍兵募逃喪者多儻或臨戎如何破敵自今已後每致交兵之時令御史分任諸軍與節度使計議簡括奏聞隨事褒貶以存勸戒

二十六年二月禁寒食鷄卵相遺

二十八年三月詔曰蠹政之深左道為甚所以先王設教犯者必誅去其害群蓋非獲已自今以後輒有

託稱佛法因肆妖言妄談休咎專行誑惑諸如此類法實難容宜令所在長官嚴加捉搦

七月詔曰頃緣諸州寺觀僧道闕人所以數選行業用填其數如聞因此之際私度者多接脚冒名觸類非一遂使是非齊例真偽難分若不澄其源流何以革茲頽弊天下諸州寺觀有此色者聽勅到陳首免還俗

天寶三載十一月勅每載依舊取正月十五日燃燈五載正月詔曰天下山水名稱或同義且不經多因於里諺事若仍舊何成於禹別宜令所司各據圖籍

改定訖奏聞

七月詔曰應流貶人皆負罪譴其中或捨其殊死全彼餘生將寬嘗法示有懲戒如聞在路多作逗遛郡縣阿容許其停滯是何道理自今以後其左降官量情狀稍重者馳十驛已上赴任流移人令押領綱典畫時遞相分付如更因循尚有寬縱所繇當別有處分

十一載十二月詔曰王者制軍詰禁師旅惟貞飲至勞旋賞罰必信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傳曰賞不失勞俾人勸也若黷前典何以化成諸軍節度使等

委任尤重雖奉謀受律去則捷歸而甄賞叙勲率多非實且爲君者以信御下爲臣者以忠奉上信不可失忠不可虧朕保而行之庶能激勵且往前立功皆令簡覆至於叙錄亦委別人朕以將者國之腹心朝之方嶽舍此不任誰則竭誠所以每一立功咸委錄叙推心之道斯亦極矣近來諸軍滋弊尤甚乃至奏蕃中事意爰及破敵錄功觸類憑虛皆非據實或久在行陣久被棄遺或不踐軍戎虛霑爵賞銀章紫綬無汗馬之勞厚祿崇班皆親援而致使戰士失望僥倖競馳靜言其繇實在於此且古者士農異處軍國

殊容所以國學上庠以教胄子撰車表貉用訓戎師豈有家襲弓裘身參卒伍斯乃假名取進其理昭然皆因主將有私遂乃公行囑託已往之過朕亦不言將來自新必期革弊自今已後朝要並監軍中使子弟一切不得將行先在軍者亦卽勒還破敵叙功事歸案實且虛妄事君覩冒行惠不懼於法不畏於神凡在庶僚亦宜自戒宣示中外令知此懷十三載二月詔曰三載黜陟百王令典殿最之迹廉問攸歸欲更別遣使臣慮有煩擾今載宜委本道採訪使具官人善惡奏聞以申勸沮

冊府元龜 卷之六十四
發號令
十四載三月詔曰踐更之役固是循嘗限約之間必資適變雖載滿合替而處置隨時况已在軍中復諳戎務功名未遂何必往來其今載諸軍應文武七等宜並延留一載仍准式給賜式外更加賜物兩段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六十四

發號令第三

唐肅宗至德元年十月癸未車駕至彭原郡詔中官不得侵暴百姓開諫諍之路依貞觀故事御史彈事不須大夫同署諫官論事不須宰相先知
二年二月詔軍人有侵掠平人子女者令聚衆斬之

十月詔曰聖人有作弧矢爰興歷代以來征伐靡廢自逆胡已死餘孽猶存所在蕃人多以利合亦有因事便被脅從朕誓雪國耻餘無所問中夜痛憤志安蒼生其假息偷生披城自守池魚幕鷺何以喻茲廣平王及諸將分隊夾攻迎軍破敗橫屍遍野積甲如山二十里內可知多少其中逼迫同被殺傷言念於茲良深憫悼今兵馬乘勝便取東京平盧節度使兼領奚契丹五萬又收河北天下之事計日可平緣京城初收要在安百姓又掃灑宮闕奉迎上皇以今月十九日還京應緣供頓務須減省豈忘艱弊當別優

賞宣示百姓令知朕意

十一月壬申御丹鳳樓下詔曰我國家出震乘乾立極開統謳歌歷數啟聖千齡文物聲名握圖六葉安祿山夷羯賤類頑兇殘懷頃以捍邊有功專制方面同人者貌謂報効恩私異人者心乃包藏逆亂以爲中原無備干戈可動而毒深流禍變起倉卒塗炭萬姓興言痛憤朝市之內忽肆兇殘衣冠之中咸被黜汗朕作人父母志雪國讎是用中夜奮發提戈問罪自靈武聚一旅之衆至鳳翔合百萬之師親總元戎掃清羣孽出師之日仍下寬令殲厥渠魁餘無所問

有能翻然歸順自縛軍門復其官爵仍加優賞將士等以大軍一舉玉石俱焚元惡就誅克殘竝戮僵屍遍野匹馬不遺今西土罷兵咸以寧輯河雒氛祲一朝剪除廣平王倣受委元帥能振天聲左僕射子儀決勝無前克成大業復有回紇葉護及雲南子弟竝諸蕃兵馬等皆竭誠向化力戰買勇事同破竹易若摧枯朕入城之日百姓咸思戴商復喜睹漢烟風雲景皆是祥光里巷懽呼惟聞相慶朕早承聖訓嘗讀禮經義切奉先恐不負荷今復宗廟於函雒迎上皇於巴蜀導鑿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寰宇載寧朕

願畢矣且復人將有主敢當天地之心興豈在予實憑社稷之祐京城僧道耆老百姓等比者時穀翔貴薪芻不給困窮之極朕常繫心緣初收京城倉庫未積待國用稍足豈忘施惠其諸色行人因陣没并坊市百姓及諸色蕃胡召募并元惡兇黨昨因破敗所在潛藏并仰於府縣及御史臺陳首一切原其罪如有被人言告捉獲者竝從軍令其京城內外文武官有受賊補署罄其心腹自祖及父皆承國恩就逆背順頓忘臣節或有守舊官者請俸料爲賊判官或判官之際中間得替并有攝賊僞官兼知職掌其中有

京官及私白身皆受擢用其中有隱迹不出固辭疾
病色類既廣人數又多宜令御史臺憲部大理三司
據狀勘責條件聞奏其外官克使及先有職掌并事
故及隔絕未赴任在京者亦委三司勘責奏聞又賊
中臺府坊市所繇人等比與逆賊追捕造事之端損
害忠良仍奪財物爲蠹尤甚情不可容宜令崔光遠
禁身切加推勘一一狀奏勿令漏網其內侍省及左
右龍武羽林軍并闕廐飛龍諸武官應先合從駕人
等其中臨行潛避遂受賊驅使並各委本司使括責
量情狀輕重奏聞其隱盜倉庫及偷劫逆賊家錢物

或受賊寄附并與賊請料祿等因此隱沒者並限勅
到十日內各於所繇陳首其物便准數送納本色并
還不須科罪慮已有破用徵納艱辛仍十分放三以
示弘貸其近日逆人及隔絕人莊宅宜卽括責一切
官收又聞人家子女多被侵逼且非本情宜一切不
須尋問或與逆賊居住鄰近及作義故往來情非切
害一時之事有殊逆黨亦宜釋放其有受賊僞度人
宜令所司括責並勒還俗其僧及道士各收本色所
在寺觀勿許居住今兩京無虞三靈通慶何以昭事
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當更處分咨爾有衆知朕意

焉

三年正月詔京城之人久陷冤醜亦既底定莫非王臣比屋可封唐之人闔境皆戴商之舊復以宗廟之器府庫之資散在閭閻紊於綱紀主守者缺以供事竊取者冒其嘗刑所以遣其檢括必使詳實如聞小臣失所遂使流言寇攘資財驚擾士庶官吏不脩其法豪強橫有縱暴或得一官物則破人家產或捕一奸吏則傍累親鄰仍有不逞之徒因此恐嚇大為侵暴百姓冤苦永言哀念良深歎息委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峴勾當諸使檢括一切並停妄有欺奪宜即

推補奏聞仍榜坊市務令安輯副朕意焉

乾元二年三月詔曰百姓之間務在優恤前詔已有處置訖其或事妨於政法害於人尚有因循理資改革前後詔命非不可嚀至於頒行多有掩蔽蓋緣賞罰未著所以恩信或稽自今已後如有奸吏弄法割剝黎元因公循私害物傷政委御史臺訪察具狀彈奏當議刑章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勅處分諸色取索及決配囚徒雖務從權實為亂政自今已後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用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白

進攝旣紊綱紀復擾毗黎自今已後一切須經臺府如所繇處斷不平卽任具狀奏聞京城諸色所繇先緣與逆賊追捕比今招捉矜其迫脅一切竝放其受賊僞官人莊宅不合收納者一切竝還如有已將借賜卽准估量還價直仍委所繇勘會處分賞罰二柄國之大綱令在必行人則無濫自今已後朝廷及軍府疇庸議罪宜各精詳如舉或因情事有不當所繇長吏必寘嚴典王師所往爲人除害必使秋毫不犯信義俱明如聞比者諸軍有乖於此或干戈之下殺戮無辜或營壘所經恣行暴虐乃貽怨毒豈曰安人

自今已後各委本將嚴加訓誓明申賞罰儻師徒不擾則克醜自平如有違犯悉從軍令其御史臺所欲彈事不須更進狀仍服豸冠所被彈劾有稱讎嫌者皆異遷延以求苟免但所舉當罪則讎亦不嫌如憲官不舉所職降資出臺儻涉阿容仍重貶責今殘妖未殄國步猶艱共體至公以康庶政朕推誠御物與衆共之四海之人皆朕耳目則何功不就何化不成思與蒼生臻夫至道下詔之後百司及諸州府事有非便文有不該仰各條件奏聞卽當釐革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八月乙卯詔曰刑政之本皇王大要政事或失於厥中帝道則乖於御下王者持平慎恤蓋在於此朕纘服洪緒躬臨庶政何嘗不內軫泣辜之念外覃解網之恩詔書所下期於必當往以衣冠之伍受職賊中量其重輕俾申貶黜比聞三司處置未甚均平或同科之中升降有異或謫任之所風宜不一頗招情故殊匪至公是以縉紳之間不無竊議有司奉法其若是邪又流降量移久申詔令省司類例事亦稽遲遂使嶺嶂踰時積流荒之嘆雨露凝澤壅如絲之旨逃聽遐邇頗聞咨嗟斯乃王者怠官甚無謂也宜令中

書門下類例三司先所貶官各據科目均平改擬仍審勘前後制勅應合霑恩并速處分准制合量移人亦令吏部速比類聞奏又緣頃經逆亂中夏不寧士子之流多投江外或扶老攜幼久寓他鄉失職無儲難歸京邑眷言憫念實惻於懷宜令中書門下牒本道責取名品應五品已上官竝卽與進取六品已下官合序用名品可收者亦量才叙用仍據中外員闕均融授官其授京官者仰本道勾當裝束卽令赴京授外官者各令之任餘不合授官是士流者所在州縣一切安存無害公私勿令干擾

上元元年閏四月詔曰車服以庸有虞盛典威儀以等周禮舊章往屬承平多歷年所至於公卿列位中外在官多以奢僭爲心流弊成俗宜命所司定王公以下車服產業各詳古制及令式作節限聞奏自頃戎車未息殘孽猶虞軍吏獻功務陳首級且四海之內孰非王人豈以苟從昏迷陷在夷戮一朝授首懸彼藁街朕志存好生憫其驅脅其諸軍所獲首級除元惡之外一切不得傳送

代宗寶應元年七月庚寅詔不許醜使閱投醜人文狀庚子詔曰推薦之道必務於至公賞罰之間亦資於不濫其諸色舉人等須有處分令薦所知實忤才能用施政理自宜慎擇以副虛懷古者劾官三歲考績善惡旣著褒貶斯存舉之得人必受旌能之賞舉之失選亦加懲過之罰賞罰之典期於必行凡百具僚宜知朕意

廣德二年二月禁王公百官家及百姓著皂衫及厭耳帽子異諸軍官健也

五月禁錮作珠翠等委御史一切加捉搦卽令禁斷永泰元年正月制曰刺史縣令與朕分憂彫瘵之人切須撫字一夫不獲情甚納隍有能招緝逃亡平均

賦稅增多戶口廣闢田疇清節有聞課効尤著者宜委所在節度觀察具名聞奏卽令案覆超資擢授其有理無能政迹涉賊私必當重加貶奪永爲殿累四月詔曰如聞自東都至淮泗緣汴河州縣自經寇難百姓彫殘地濶人稀多有盜賊漕運商旅不免艱虞宜委王縉各與本道節度計會商量夾河兩岸每兩驛置防援三百人給側近良沃田令其營種分界捉搦

十二月詔曰如聞諸州承本道觀察節度使牒徵科百姓人戶彫弊職此之繇自今以後切宜禁斷仍委

轉運使察訪以聞

大曆二年正月詔曰天文著象職在於疇人識緯不經蠹深於疑衆蓋有國之禁非私家所藏雖禪竈明徵子產尚推之人事王彫必驗景畧猶冥以典刑况動皆訛謬率是矯誣者乎故聖人以經籍之義資理化之本反言曲學實紊大猷去左道之亂政俾羹倫之有叙自四方多故一紀於茲或有妄庸輒陳休咎假造符命私習星歷共肆窮鄉之辨相傳委巷之談詐僞多端順非而澤熒惑州縣誑誤閭閻壞紀挾邪莫逾於此其玄象器局天文圖書七曜曆太一雷公

式等私家竝不合轍有自今已後宜令天下諸州府切加禁斷各委本道觀察節度使與刺史縣令同爲捉搦仍令分明榜示村坊要路竝勒鄰伍遞相爲保如先有藏畜者限勅到十日齋送官司委本州刺史等對衆焚毀如外隱藏有人糾告者其隱藏人先決一百仍禁身聞奏其糾告人先有官及無官者每告得一人超資授正員官其不願任官者給賞錢五百貫文仍取當處諸色官錢三日內分付訖具狀聞奏告得兩人已上累酬官賞其州府長吏縣令本判官等不能捉搦委本道使具名彈奏當科貶黜兩京委

御史臺切加訪察聞奏准前處分咨爾方面勲臣洎十連庶尹罔不誠亮王室簡於朕心無近宵人慎乃有位端本清末其誠之哉又禁王宗公子及郡縣主之子不得與軍將結親及定交遊委御史臺訪察彈奏

六年四月詔曰王制命市納價以勸民之好惡布帛精粗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漢詔亦云纂組文繡害女工也朕思以恭儉克已惇朴化人每尚素玄之服庶齊金土之價而風俗不一踰侈相高浸弊於時其來自久耗縑繒之本資錦綺之奢異彩竒文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六十四 十一
發號令
恣其誇競今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工更
虧嘗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硬軟瑞錦透背及大綱
錦竭鑿六破已上錦獨窠文紗四尺幅及獨窠吳綾
獨窠司馬綾等竝宜禁斷其嘗行高麗白錦雜色錦
及嘗行小文字綾錦等任依舊例造其錦綾錦文花
所織蟠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
萬字雙勝及諸織造差樣文字等亦宜禁斷兩都委
御史臺諸州府委大道節度觀察使切加覺察如違
犯具狀奏聞

六月詔曰自今已後所在不得閉糴及隔截糴稅如

輒違犯所繇官節級科貶仍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
御史訪察聞奏

十二年四月詔曰自頃軍嚴未解政或隨時多逐權
宜未歸理本宜委中書門下郎與諸司長官各舉所
司內外遺闕商量釐革處置作條件聞奏俾昭宣軌
度永備彛倫便俗安人典章式叙宣示中外咸使知
聞

十三年十月禁京畿內持兵器捕獵

十四年六月赦書自今已後更不奏置寺觀及請度
人又諸使及州府有須改革處置事一切先申尚書

省委僕射已下衆官商量聞奏外使及州府不得輒
自奏請

德宗建中三年二月詔曰在昔聖王之御寓也常脩
文德以勝威武故能協和神人撫寧方夏蓋有國之
令圖也朕自君臨萬邦於茲三載明發求理中夜靡
遑常懼祖宗之威靈顧惟黎元之未洽是用君臣之
際推以腹心賞罰之道俾無僭濫每發一詔施一令
罔不本之以德義後之以威刑期戢五兵思弘七教
庶乎勝殘去殺之理有耻且格之道而泐身薄德肺
腑未親四方諸侯義信猶阻近聞曹濮數州知加兵

籍司馬採聽飛語容納奸謀交質往來邀結外援雖
各在封畧言備寇攘而汴郊士庶頗聞驚擾揭井奔
散如避寇讎迨茲春中首種未入朕爲人君父不能
以誠明感達股肱之佐不能以慈惠覆育黔黎之類使
其骨肉相去情義不通終宵咎責心用震悼亦以社
稷之計億兆之命防微慮遠不得不然至於君臣之
道進退之理雖以造次顛沛嘗所不忘也是以分命
節制及集諸軍於汴宋懷鄭之間使屯守發令之日
且嘗言誠非有侵軼不令議戰但田里服業農桑及
時下無愁怨外絕師旅偃旗卧鼓朕願斯畢於戲惟

天地日月實鑒我心山川鬼神尚弼予志布告中外咸令知悉

興元元年七月詔曰被逆賊除官固節不出事迹分明先經聞奏者續加甄獎

九月詔應京百司及府縣去冬見任職事及嘗參官陷賊潛藏竝諸色前資官在城為逆賊僞署官爵頻遭迫脅首末不出事跡昭著眾所明知者竝委御史臺勘覆事實勿容虛濫仍限今日內具名銜狀跡聞奏五品已上委中書門下即與處分六品已下減三選不拘考例聽得資者非時放選仍優與處分如已

身死者竝與追贈

貞元元年三月甲寅宰相召諫官御史宣諭帝旨曰

自今上封與彈劾宜人人自陳論不得羣署章奏若

涉朋黨

初京兆尹李齊運以公事誦萬年縣丞源遠左右狎犯不以道遂死於庭京兆不直其妻

鄭氏告克闕下御史大夫崔縱請窮竟死狀帝不聽遠妻訴不已縱奏如初御史中丞張或斷論御史連

章彈齊運乃奏云臣孤立為朋黨所擠故命宰臣宣諭焉

三年三月詔今年州府朝集使宜停

六年九月詔以十一月八日有事於南郊廟行從官吏將士等一切竝令自備食物其諸司先無公厨者以本司闕職物克其王府官度支糧廩給其儀仗禮

丹府元龜 發號令 卷之六十四
物等竝仰御史樽節處置

八年六月詔曰鎗甲之屬不畜私家令式有聞宜當
遵守如聞京城士庶之家所藏器械宜令京兆府宣
示俾納官司他如律令

十四年正月詔曰比來朝官或有諸處過從皆畏金
吾上聞其間如素是親故或會同僚伏臘歲序時有
還往乃是嘗禮人情所通自今已後金吾更不須聞

奏時金吾將軍李翰伺察城中細事加以奏聞冀
求恩寵人畏忌之徐州節度使張建封朝京師具
奏之故
有是詔

十五年九月詔自今已後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節

前放開屠一日

十六年二月詔應是功臣先有明勅或有扭犯令送
本司不令府縣官吏擅有笞撻自今已後有諸軍功
臣官徙或因買賣諸色逋欠官錢延時不納宜牒送
本軍徵收送納如不踈理收索即具狀奏聞

憲宗元和元年二月詔京城內無故有人於街衢帶
戎伎及聚射委吏執送府縣科決其隸諸軍者禁身
奏聽進止

十月以西川平下制曰朕聞去天下之害者受天下
之利故陳諸原野非為樂戰法彼震曜本於愛人五

材不可以去兵七德必先於禁暴皇王之道豈不然
歟逆賊劉闢時之妖孽處宵形之內罔識君親同人
代之間別爲梟獍因元臣之蓄聚恃庸蜀之江山誘
誤生靈扇爲桀逆朕荷祖宗之丕業執邦國之大經
人之亂嘗法所不捨乘茲衆憤爰戒徂征興戈矛於
關西發介馬於兵部五營禁旅七萃神兵合貔武之
雄援鷹揚之帥守無絕險進靡堅營麾城而壁壘皆
空接刃而攬捨盡殪瓦解冰泮淮馬無餘微瀘彭濮
從茲底定蕩三蜀之流患除一方之大殘豈予寡德
能致於此斯皆宗社降佑啟無疆之休將士叶謀成

永康之福祇若靈瞻嘉乃衆心予懷惕然若蹈水谷
其收復成都諸大將擒獲劉闢軍將委崇文與都監
軍使俱文琮條疏等第聞奏卽有甄升其賞物等節
級分賜務令優厚投降將士亦委崇文文琮條次聞
奏官軍陣亡將士等並委崇文與監軍審勘具名銜
事跡申奏卽與褒贈其家口等並委本軍優賞五年
一停衣糧並委所在州縣速爲收葬仍量事致祭陷
在賊中官吏百姓等應有節義著明無辜受戮者並
委節度使具名跡奏聞當與追贈仍優給其家又分
疆設都蓋資共理形踈壤制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

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
割荆爲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其西川資簡陵榮昌
瀘等六州宜割屬東川於戲制理經邦必垂意於未
亂而養災蓄患固難禁於已然撲彼燎原至於用滅
永言迷復載軫俱焚咨爾多方體予深意布告天下
咸使聞知

二年正月南郊赦書禁郵驛假託乘券天下百姓不
得冒爲僧尼道士以避徭役其創造寺觀廣興土木
者舉前勅處分之

二年正月詔自今已後應諸道有除官赴闕受代至
京不得取本道錢妄稱進賀

四年七月詔東都諸軍不得擅有追百姓及輒禁於
本司竝須牒府縣仍委東臺糾察

六年五月戊申御史臺奏諸司諸使應有捉利錢戶
請准臺省例如有過犯差遣竝任府縣處置從之
十年六月辛丑盜殺宰相武元衡戊申詔曰朕以不
德君臨萬邦不敢自逸每懷兢惕而兇狡竊發殲我
股肱是用當宁廢朝通宵忘寐永懷良輔何痛如之
宜極搜擒以攄憤毒天下之惡天下共誅念茲臣庶
固同憤嘆宜令京城及諸道所在同捕逐有能獲賊

者賜錢一萬貫仍與五品官有官超授如本雖同謀
或會停止但能糾告當舍其罪仍同此科敢有藏匿
全家誅戮布告遠近使明知之於是京師大索坊市
居人團保又載錢二萬貫分積東西市以明必賞自
是索賊頗急公卿家有複壁重轅者畢察之

九月詔近緣東都盜賊事連僧徒因此所繇遂有覺
察今既各有名籍不得恐動其已出城者所在安存
其外國僧亦任隨便居止先是諸處獲賊牒者多是
蕃僧因物色捕之其在京城近闕寺僧無親識者亦
搜逐焉繇是恟恟皆已還俗充役或搆訛言動京邑

帝察之故有是命

十二年二月詔京城居人五家為保命朝官及官中
條疏家人部曲及在宅參從人數送府縣其寺觀委
兩街功德使團保虞二方之奸謀也

時鎮州王永宗
蔡州吳元濟叛

四月詔曰列位選能切于守土分憂求瘼諒在親人
言念疲黎載深注意自今已後刺史如有利病可言
者不限時節任自表奏聞不須時節申報節度觀察
使

是月中使劉奉禮宣應左降官及流人不得補職及
流連宴會如擅離州具名聞奏

十四年二月詔曰寇孽背恩自取誅剪黎元不幸久
陷克殘王師有征義先拯物苟加殘暴諒匪予懷况
諸軍討伐已來百姓歸投相繼旣是嘉恤尤宜撫存
時屬春陽各務農業陶我惠化當令便安其淄青四
面諸道兵馬應入賊界收城邑所至百姓明加曉諭
任其營生輒不得妄行傷殺及有拘繫焚燒廬舍掠
奪資產開發墳墓等事竝宜禁斷詔下之後已有處
分今更申勅切在遵行

